

繁體中文文字記錄資料由香港貿易發展局提供，根據嘉賓現場發言整理而成，未經講者審核。

顧怡梅：非常感謝，今天能夠到現場來我感到非常榮幸，在討論之前我先介紹一下幾位討論嘉賓，在過去十年時間裡面世界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昨天大家聽到了很多關於特朗普、中國以及地緣政治等等，我們創新的工作是完全超越政治邊界的，你想一下世界上前十大人口國，不用猜，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國不是由一個國家來定義的，不是由 GDP 定義的，也不是由總統定義的，如果你考慮世界上人口大國的話只有三個國家，中國、印度和美國，它會影響我們的支付方式，影響網絡安全。從 2005 年開始跨國的數據流已經增加了 45 倍，現在我們每年要花掉 1 萬億美元的資金，在今後 3-5 年的時間裡面的行業創新，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忽視移動支付以及其他支付方式對這個世界的影響。我們現在請每一位討論嘉賓對自己作一個簡要的介紹，然後我們很快地讓他們回答一下關於支付和網絡安全方面的問題。

Eoghan Murphy：我叫 Eoghan Murphy，是愛爾蘭財政部國務部長，我本身是負責推動愛爾蘭今後五年支付技術的發展。

符績勳：我是符績勳，我是紀源資本的管理合夥人，我們現在管理 40 億美元的資產。

Lars Ottersgard：大家好，我是 Lars Ottersgard，是納斯達克執行副總監，市場技術部總經理。

柴田誠：我是柴田誠，日本三菱東京日聯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數字創新推進部首席分析師兼環球創新團隊總管。

蕭啟超：我是蕭啟超，Neural 的行政總裁，我們主要是提供網絡上的欺詐防範，尤其為支付行業提供相關的防範措施，今天到場感到非常高興。

莊務博：我叫莊務博，是 IBM 區塊鏈產品總監，非常願意成為互聯網支付的合作夥伴。

顧怡梅：我們現在來講一下移動支付，我們知道支付寶確實改變了世界的支付市場，在過去三五年裡面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符績勳：大家都知道阿裡巴巴以及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這些電子支付的服務開始於中國，但研究已經走出了國門，我們可以通過支付寶提供很多支付服務，現在支付服務不僅是網上，同時還能走到線下，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在北京，很多中國人現在根本不用帶錢包出門，你有微信、支付寶就可以通過手機進行移動支付。在亞洲其他地區好像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但是這種趨勢正在不斷加深和加強。東南亞市場也在不斷地增長和發展，談到支付我們需要電子商務，或者我們需要支付的場景來幫助消費者建立起支付的習慣。只要有這樣的場景，消費者就會接受這樣的支付方式，一開始是線上支付，之後慢慢會轉到線下。你看阿裡巴巴的發展，他在一開始關注線上的支付，電子商務只是一個起點，馬雲談到了所謂的新零售，這種趨勢在不斷地加強。支付會成為無處不在的服務，我們在中國的這種經驗也許會進入到亞洲的其他國家，以及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在其他地區信用卡也許會被移動支付所取代。

顧怡梅：你覺得移動支付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蕭啟超：我和一些非洲國家有過合作的關係，我們提供一些系統來監測世界上最大的支付平臺的情況。這一切為這些國家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在這個世界上還有 25 億人沒有辦法享受到銀行的服務，原因非常簡單，正是因為他們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關於銀行服務沒有進入到他們的視野當中。這年頭你要想找到一個沒有 GSM 覆蓋的區域很難，沒有銀行各種支付工具，移動支付已經成為他們非常重要的支付方式。我們注意到印度尼西亞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來讓更多的人享受到金融服務，但是這方面的挑戰總是存在的。我也跟我的同事說過，他也是一位銀行家，這對銀行來說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呢？他說當我們談到金融包容性的時候，大銀行花的努力很多，但是獲得的回報很少。就像剛才所說的一樣，在我看來金融科技意味著銀行和移動領域必須合作。講到東亞，講到非洲，在那邊有很多的需求，尤其是在匯兌、支付、跨境支付等方面巨大的需求。其實我們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媒介，比如說每一年可能有 6 億美元左右要進行匯兌，人們每天都要支付他們的賬單，有可能會進行跨境支付和交易。我個人也遇到了一些這方面的經歷，有些時候你必須要把一筆錢匯回國內或者寄給自己的家人，最後就匯丟了或者匯錯了。可見我們未來這樣的滲透應該越來越深，才能夠進行更好地覆蓋。

顧怡梅：您如何看待網絡支付，尤其是現在相對比較碎片化的發展趨勢，您看未來的發展趨勢是怎樣的？

柴田誠：我們在原有的模式上進行了提升，我們在 1999 年就做了一個改進，自從 1999 年之後，現在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已經看到了更多的移動支付的出現，移動支付不僅僅是支付的概念，而是從很多方面展現出了移動支付的魅力，你無論是通過安卓還是蘋果等在線支付的方式都能夠輕鬆地進行各種類型的交易。不管你是做銀行的，還是做信用卡的，傳統的卡片交易參與方或服務提供方，必須逼著他們轉型，要應對市場的挑戰和需要。我們對於支付這個問題還沒有最終的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解決方案，但是我們會繼續在銀行業界掀起新的技術革命浪潮。我們也希望能夠成為市場最佳的合作夥伴。

顧怡梅：不斷地提升創新和改革，一定是你非常關注的，看一下你在愛爾蘭的經驗是怎樣的。

Eoghan Murphy：從我們的經驗來講，我們 78% 以上的愛爾蘭公民都會使用移動支付，可以說移動支付在他們看來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當中的一部分了。未來其實也有很多的技術改進的餘地，當然我們也在不斷地致力於讓人民的生活更為方便、更為便捷，包括有很多交易和支付上的細節，可能有很多需要改進的餘地，我們做了一些工作，進行打補丁。同時我們也要去瞭解未來經商人員新的需求是什麼，這樣才能確保支付行業能夠轉型和做新的適配。我們之前設定了 2020 年前的發展計劃，從現在開始差不多有三四年的時間，我們希望能夠從業界獲得全新的發展理念來幫助每一家公司能夠營造自己的生態系統，做各自的移動支付終端。當然還需要在規管上做一些工作。當我們設定這些規範和制度之後就要嚴格地執行和管理，我覺得只要有章可循，就能夠對這個全新的領域進行很好的管理。

對於任何新興產業來說都具有很大的挑戰，比如如何增加硬件，增加新的終端，同時部署新的軟件，同時讓人們的思維和使用習慣都能夠跟上去，有很多相關的問題需要進行處理。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有一個戰略合作的基地，能夠讓金融行業當中的知識、經驗和移動行業的知識、經驗進行整合。我們也一直希望能夠處於技術改革和創新的前沿，這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能夠確保基業常青。我們在未來更加希望能夠把這種創新的理念能夠推廣出去，成為世界更好的合作夥伴，參與世界的金融科技的發展。

顧怡梅：我們來看一下基礎設施方面的問題，我們經常會問區塊鏈如何影響未來的發展呢？尤其是在物聯網當中做了那麼多年，我們已經接受了很多全新的理念，您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 IBM 的區塊鏈是什麼概念呢？

莊務博：現在很難說未來的發展是怎樣的，但至少現在已經看到了很好的跡象和苗頭，包括全世界範圍內都會結成互聯網同台交易的理念，我主要是負責區塊鏈的，區塊鏈現在被賦予過多的內涵，但是我們所提的區塊鏈是指一系列技術的集成和整合，除此以外我們還必須加上一層網絡，把所有的技術都能夠運用到實際，並且很容易地被大家所選擇。回到 1992 年、1993 年的時候我們告訴大家什麼是互聯網，大家一定不太容易懂，或者那時候說互聯網會怎麼樣基礎我們的生態鏈，大家一定會覺得聽天書一樣。我們現在提這個就好比當年提互聯網的概念一樣，包括物聯網、網絡支付、移動支付等，區塊鏈目的就是為了通過各種關係的重組和管理，不需要讓任何第三方主宰整個交易鏈和生態系統就能夠非常容易地實現交易系統的完成，這能夠很好地促進社會的創新，讓大家都能夠很自由地從一塊是就自由地參與到金融科技當中去，這能夠提高我們的效率，對創業企業來說尤其如此。

顧怡梅：這是非常令人振奮的未來，顯然區塊鏈的興起會掀起一場新的變革，並且對現有的技術進行改變。

莊務博：是的，我覺得身份識別意味著任何一個普通人都能夠在這樣一個新的語境當中體驗到新的技術給他們帶來的無數的便利。而技術能夠通過區塊鏈讓你獲得前所未有的體驗，而且我相信有很多公司已經在這麼做了。作為個體來說，你能夠保存所有的身份識別的要素，包括你的特徵，包括一切和你個人信息有關的要素都可以進行固化，大家都在談網絡安全的問題，好像把大家都看成壞人，政府也做了很多工作，我們每個人都有身份，但是不知道這個身份怎麼清晰地定義，包括個人隱私、個人記錄等，這些都是身份識別碼中標識的特色。我可以和銀行打交道，但是你不能洩露或出現任何個人信息被篡改或調整，只要有區塊鏈進行保障。

顧怡梅：我們談到人工智能、智能管理等，它將會如何改變未來基於區塊鏈的交易和支付呢？

Lars Ottersgard：我覺得人工智能是非常有意思的未來，剛才提到監管、監控等等。現在有 120 多個國家和市場的技術集成，未來就是進一步系統集成和高度整合，同時學習和研究人類的行為模式，包括電子商務平臺以及各類平臺中大顯其能。現在的技術能夠很好地驅動基於情境商務環境的營造，以及將支付、電子商務和跨境交易，以及視頻流、媒體流等在內的模式進行高度地融合在一個平臺上，下一個階段可能要做更多的、積極的、預防性的監督管理，做一些市場規則的制定和規則的執行。這個過程顯然比之前第一階段的過程變得更為複雜，要求更高，而且我們也相信未來既然有了規則，就按照規則制定一系列的實施細則，讓我們的網絡世界變得更加有章可循，同時工作效率更高。

顧怡梅：剛才你說到金融科技規管的問題，大家都或多或少提及了，大家覺得金融行業，尤其是金融科技行業的規管和未來變革的速度越來越快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一方面我們要加速，另一方面要踩剎車，在一些過熱的地方或不規範的地方要予以阻止和糾正，我們從部長先生開始作一下評論。

Eoghan Murphy：昨天我們也參加了很有意思的討論，有很多嘉賓也談到了金融科技監管的問題，從愛爾蘭出發，我們處於歐元區，所以有歐洲央行，有一系列的金融監管方面的規範，對銀行體系來說，對支付、結算等等有非常嚴格的規定。很多國家也經歷了 2008 年的金融危機，當時遇到的很多問題就是在支付交易結算的很多問題所積累下來的，使整個情況出現了惡化。現在的速度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我們一定要注意一旦速度過快的時候就要踩上一腳剎車，讓監管跟上，否則監管出現了空白失控局面的話，任何行業就會失去他的發展動力。我們要知道哪一類技術將會成為未來大行其道的戰略和技術，比如數碼技術，或者金融技術等等，央行就要做一些研究，立法當局也要做一些研究，所有的這些都要整合起來才能跟上監管的步伐。

顧怡梅：就創新的步伐來說我們要怎樣趕超呢？

符績勳：從監管的角度來講，有些時候可能會逆潮流而創新，因為創新是快的，而監管是讓你別那麼快，看起來好像是互相矛盾的，監管其實是在測試你的速度是否是合理的，快可以，但是不要過快，導致出現系統性的風險。中國目前應該說是一個受控的機制，也就是說未來的發展速度完全可以更快。如果你看一下在線的視頻市場，從 2005 年、2006 年的時候，那時候大家都玩優酷、土豆，那時候還沒有控制的局面，誰都可以發內容，誰都可以看，而且大家可以分享。但是到了 2009 年政府就開始介入監管了，花了兩三年的時間管好了。之後你又看到了 P2P，政府當然希望鼓勵創新，因此越來越多的 P2P 就出現了，但是有問題，政府監管當局又跑出來了說我要管。兩者就是此消彼漲的過程，發展得過熱了監管當局要出一些監管措施，看似是在阻止創新，但其實是必要的減速，或者說是剎車，讓整個行業發展得更為堅實，更有基礎。這就是為什麼我一開始說中國市場是受控的市場，這個市場是受歡迎的。

顧怡梅：投資銀行如果受到規範和監管的話，如何把這樣的需求和因素，以及和進一步開發消費者市場，進一步促進全球貿易和全球的銀行業發展協調起來呢？顯然市場是需要創新的。

Lars Ottersgard：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但我們一方面要獲得更多的信息才能做出判斷，而且不同市場表現完全不一樣，回到監管者的意圖，他當然是希望市場能夠既好又快又穩地發展，而且不同國家對好快穩的定義和標準是不一樣的，所以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所以涉及到你如何處理和應對這些數據，尤其是海量數據撲面而來的時候，你所需要做的表態。我們希望市場是透明的、是公平的，不是碎片化的，是高度整合的，是能夠互相連通的，但是現實世界遠非如此完整，我們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以便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判斷。

顧怡梅：我們如何看待未來數據的保護，以及數據采集和銀行之間的關係呢？

柴田誠：我們出臺了很多條例和規管措施，規管本身是滯後于新技術創新發展的，新的技術，新的解決方案顯然會要求對個人信息進一步收集或深入挖掘和分析，這個和最新的解決方案的質量和稟賦是有關係的，對這樣的問題我們已經開展過了很多討論。我們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呢？因為我們看到監管方可能會允許一定幅度的自由度來接受自由為基礎的解決方案，就是他們有一定的容錯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也不會因此而百分之百地禁止創新，但是這裡面需要把握一個度，否則有可能會對創新起到過制的作用。

顧怡梅：我們都知道區塊鏈已經成了一個新詞，而且大家非常感興趣，似乎要為我們的世界打開新的一個窗，區塊鏈的解決方案和應用領域有哪些呢？在未來 3-5 年中哪些領域可以實實在在地看到區塊鏈的技術？

莊務博：織物這個詞是很多開發者喜歡的詞，超過 100 家公司，還有數千個個體開發者正在開發相關的技術，沒有人對這個技術發展的方向進行控制，而且在這個領域進行開發也沒有所謂的黃金標準，這都是開源的軟件，今天晚上我就會跟一些相關的開發人員進行溝通。比特幣用的就是區塊鏈的技術，提出這樣的技術的人是希望能夠繞過監管層的監管，這樣的情況在技術行業有很多例子，像 iTunes 的發展就是這樣。我覺得織物技術是監管層最好的朋友，通過這樣的一些技術應用可以讓銀行減少在合規方面所投入了人力資源，無論是大的政府，還是小的政府。這樣的一些技術能夠讓政府的監管更加智能，你不需要自己再報稅了，它可以自動在我這裡扣減。

顧怡梅：這個觀點非常好，區塊鏈對監管層而言確實帶來了一些挑戰，但是政府也必須要接受這樣的解決方案。

莊務博：他們正在慢慢地接受區塊鏈的技術，因為作為監管者，他們可以在交易的任何一個時點切入進行監管。監管層可以對交易雙方都進行合適的監管，能夠瞭解交易當中的資金流向，大家對這樣的技術是非常感興趣的，我們所謂的認知性的技術。另外一點是區塊鏈技術意味著你必須要有一個身份，有不同的交易渠道，大家可以用一個渠道來進行一種交易的處理，或者可以換一個渠道來進行另一種交易的處理。剛才部長先生說過，我們都不知道現在在區塊鏈當中最主流的技術是什麼，但是我們的技術不在乎是一個公共的交易還是私人的交易，你可以用不同的渠道來進行不同類型的交易。

顧怡梅：在推動移動支付方面最大的挑戰是什麼？以及如何和金融機構進行合作呢？

蕭啟超：我覺得監管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剛才談到在移動支付方面，很多參與網上交易或移動支付的人，他們都是預付用戶，我跟一個國家的銀行進行過溝通和交流，跟他們交流了風險上的一些問題，我問他們信用風險是怎麼做的，在這個國家沒有信用評估中心，沒有辦法獲得公共的數據來瞭解某個人或某個機構的信用情況。但這些人每天都會使用自己的預付款，我們可以通過大數據對個體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知道他預付的頻率是怎樣的，每次充值的額度有多大，最大的充值額是多少。一方面我們知道通訊業跟銀行業之間的合作非常少，他們都害怕對方進入到自己熟悉的領域。但實際上我也確實注意到這兩者之間需要有更好的整合，因為移動確實是未來的關鍵。

顧怡梅：在早餐會的時候我們聽到沒有人能夠預測這個世界在未來很多方面應該怎樣發展，但是你作為一個風險投資家，你必須要做一個預測，你覺得在 2025 年的時候銀行在電子商務盲從會有怎樣的表現？

符績勳：你談到了電子商務和銀行，我們看一下中國現在發展的狀況，電子商務占整個零售的 10%-11%，我們看到電子商務垂直化的發展，除了天貓或京東這些大型電商之外，還有一些垂直電商，比如美容、婦幼用品等等。他們不僅在線上有自己的網站，同時在線下有自己的實體店，我覺得這是 2025 年的趨勢，阿裡巴巴也不僅僅是一個線上的平臺，他們也開始逐步走到線下。另外一個關於銀行業的觀點，像阿裡巴巴、騰訊等這樣的公司，他們已經進

入到了金融服務產業，我們談到了信用評級，當你非常瞭解你的消費者的時候，你知道你的消費者在網上的消費情況，你知道你的商戶在網上的銷售情況，平臺可以獲得大量的數據，你可以對這些數據進行充分的分析，通過分析這些你就能夠對消費者和商戶的信用進行評級。銀行的服務也會變得越來越綜合，現在還有亞洲其他地方的投資者也躍躍欲試希望進入到這個領域。我覺得可能在互聯網巨頭和銀行之間會有一種所謂的競合關係。

顧怡梅：現在微信已經有自己的銀行了，這個情況已經發生了，十年以後電商和銀行業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莊務博：隨著互聯網的到來，銀行業的服務發生什麼樣的變化，原來他們會發一點短信，我們現在想今天可以把錢放在什麼地方，很顯然現在整個行業的參與方應該更好地進行合作，提供整合的服務，或者自動化的服務。銀行也許可以成為一個核心的力量，尤其是在病毒式的服務傳播過程中，或者病毒式的業務網絡發展過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顧怡梅：剛才提到一個問題什麼是銀行，你有沒有想過銀行會有什麼樣的創新？

柴田誠：我想我應該為銀行辯護了，無論是線上的還是線下的實體店，金融服務商，他們都可以替代銀行提供服務，他們也可以用新的技術獲得新的用戶，他們也可以和用戶建立新的關係。有的時候我們可以和新的企業進行合作，為客戶創造新的價值。如果我們的行動夠快，滿足用戶新的需求，我想我們還是可以活下去的。但關鍵在於我們要迅速擁抱技術的變化，當然有些銀行可能十年以後就會被擠出市場了。

顧怡梅：在問討論嘉賓最後一個問題之前，我們來看一下大屏幕的第一個問題，哪個因素會真正推動移動支付和網絡安全增長的最重要動力？看來跨境電商是推動创新的主要因素。第二個問題，支付技術和網絡安全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什麼？

缺乏行業的統一標準和可金融性可能會成為這個行業的挑戰，大家對這個結果感到詫異嗎？

莊務博：我們需要相互的理解來確保移動支付盡可能實現無縫的體驗。

Eoghan Murphy：管理風險是非常重要的，同時我們也需要確保在風險監控的過程中能夠不斷地提升監控技術。我們在歐盟的單一市場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各國政府要進行政策的協調。

符績勳：跨境交易也是非常重要的推動因素，我們應該會看到更多的跨境溝通和交流，互聯網在壓縮整個消費鏈，將製造商和消費者直接聯繫了起來，也許還會有關稅，還會有一些新的規則以及法律法規的出現。但互聯互通性會產生更多的跨境交易，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而且人的流動也會帶來資本的流動和貨物的流動、交易的流動，這是一個方向。

顧怡梅：談到跨境電商，我們覺得它會繼續發展，但是我們要解決網絡安全的問題。如果在香港辦公室用美國的信用卡消費訂購一些東西，並送到其他地方的話，這個過程其實是非常複雜的。現在世界上 7%的人都可以通過移動設備進行跨境交易，我們需要注意這樣一個現實，十年以後我們還會有現金嗎？

Eoghan Murphy：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在十年的時間裡面我們還是需要現金的。

符績勳：十年至少可以讓所有的東西都變成數字化了。

Lars Ottersgard：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可以不需要現金了，但是十年的時間，現金還是會有一些的，但是現金量會越來越少。

顧怡梅：所以你今天可以只帶著手機就離開家裡，可以用手機購買所有的東西。

Lars Ottersgard：對。

顧怡梅：你還有現金嗎？

柴田誠：日本是一個現金世界，儘管人們喜歡新的技術，只要有人想要做一些財務上的假賬，或者作稅務上動一些手腳的話還是需要現金的。

顧怡梅：你生活在以現金為主的東南亞國家，你覺得這種趨勢會發生改變嗎？

蕭啟超：十年已經是很長的一段時間了，沒有辦法賭，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覺得這個趨勢會持續下去，無論會不會有現金，也許區塊鏈就是我們未來發展的方向。

莊務博：無論是實體還是虛擬價值的符號都是需要的，個人已經很少用現金了，同時我去酒吧，給小費等等基本也不太給現金了，我們總有一些方法給出我們所需要給出的現金等價物，我們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但我們還是要充滿期待。

顧怡梅：我週一會離開香港，之後會去馬尼拉，去新加坡等，但是整個禮拜我沒有使用過現金，我很高興可以活在一個無現金的時代。非常感謝嘉賓參與這一節非常精彩的討論，謝謝大家！